

內部參預

雲南省「儂」人「包括」
「大保」
「隆安」
「~~拉~~三單」
位一情況調查報告初稿

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

五五年五月

雲南省「僮」人（包括「天保」、「黑衣」、「隆安」三單位）情況調查報告

一、名稱、歷史傳說和人口分佈。

1. 名稱

自稱「僮」人和「天保」人都自稱「佈僮」(put noŋɿ)。「黑衣」人自稱「佈姓」(put soŋɿ)或「根姓」(kwnɿ soŋɿ)。「隆安」人一部分自稱「儂安」(noŋɿ ʔaanɿ)，一部分自稱「佈紅」(put hoŋɿ)。四個單位互相稱呼與自稱大同小異，但「天保」稱「黑衣」為「根種」(kwnɿ tsoŋɿ)。「隆安」稱「天保」為「根伴」(kwnɿ jaŋɿ)。「麻栗坡」僮人稱文山「僮」人為「佈伴」(put jaŋɿ)或「儂伴」(noŋɿ jaŋɿ)。

這些稱呼在廣西僮族中都有，桂西僮族自治區南部龍津一帶，和西部以平果、田東為中心，東至武鳴，西至隆林、睦邊都有自稱為「佈僮」的僮族，廣西東部荔浦、修仁和桂西西部僮族有自稱「佈種」或「根種」的，與「天保」對「黑衣」的稱呼相同，「僮」字可能是「種」的音譯，「雄」是「種」的變音。睦邊、靖西僮族有自稱「佈伴」的，睦邊僮族也自稱「黑衣」(kwnɿ ɿtɿ)，即借漢音「黑衣」的名稱。靖西僮族以說話的方音不同分為「講儂」(僮語稱 kaaŋɿ noŋɿ)、「講伴」(kaaŋɿ jaŋɿ)和「講隆安」(kaaŋɿ ʔoŋɿ ʔaanɿ)等。「儂」、「伴」、「隆安」也就是民族自稱。「佈」(put)在複合詞中是「人」的意思，「根」(kwnɿ)也是「人」的

意義。

他稱 其他少數民族對四個單位的稱呼和他們的自稱大体相同，只是邱北、現山「沙」人稱「僕」人為「佈係」(PUT HAI-N)；麻栗坡「沙」人稱「黑衣」也是「佈係」，這又和睦邊部分僮族自稱相同。

漢人稱「僕人」是包括「僕」、「天保」、「黑衣」和「隆安」的，如果分開來說，就稱「僕」人為「僕人」、「龍人」、「龍音」、「費音」或「費青」；稱「天保」為「天保人」；稱「黑衣」為「黑衣人」，因為他們穿黑衣服；稱「隆安」為「隆安人」，現在報稱的「僕」族「天保」族、「黑衣」族和「隆安」族，都是解放後以漢人對他們的稱呼來作為族名的。

四個單位對其他民族的稱呼如下：

漢	「僕」稱	「天保」稱	「黑衣」稱	「隆安」稱
「佈客」或「佈漢」	「根客」	「根客」	「根客」	「讎客」或「佈客」
沙	「佈越依」或「佈雅依」	「雅依」或「佈奧依」	「雅依」	「雅依」
苗	「佈雅依」	「佈雅依」	「根雅依」	「佈雅依」
僮	「佈苗」	「根苗」	「根苗」	「苗」
	「佈僮」	「根氏」	「根氏」	「尤」

彝

「大獠羅」

「根盟」

「根盟」

「盟」

從以上看出，四個單位對其他民族的稱呼大致相同，譯成漢義，就是漢族為「漢人」或「人」；「沙」人為「雅依人」；苗族為「苗人」；僮族為「僮人」或「民人」，「民」的意義還待研究；「彝」族為「盟人」，或因彝族穿大獠腳的褲子，因而叫他們「大獠羅」，「盟」的意義還不清楚。

之歷史傳說

在唐宋時代，今日雲西左、右兩江流域和雲南東南部大都是僮僚語支人民居住的地方，僮僚語支中主要是僮人，僮人之系很多，「僮」人是其中的一支。據清載：「西原蠻在廣南之南，其

屬黃漢二氏最強。其後黃氏沒於南詔，惟黃氏屬盛。」，「西原蠻」在唐代分黃、董、馬、農等洞，

這四個姓到現在還是僮族的大姓，這四個姓在八世紀曾稱王，合起來有二十萬人，佔地數千里。唐

代西原州包括雲南的極東南部，今雲南特種道，明改廣南府，和廣西左、右兩江流域。六時麗州所

屬四十餘縣，散在這個區域，而與安南、大理國的疆界也未劃清，宋初廣源州首領黃氏富就

是這個區域的大盟長，與安南、廣州都有聯絡。一〇四九年儂智高建立南天國，勢力很大，在現

在的廣西、雲南兩省，活動範圍很廣，曾從廣西山擊，一直到廣州。宋派狄青出征，一〇五三年

儂氏敗走大理國，隨儂氏入滇的很多，留在廣西的改姓趙，宋范公大姓海虞，儂氏敗後，

僕民善良，許從國姓，今多姓趙氏」。廣源州一帶受其州、安南的侵畧，而特磨道距安南、邕州並遠，多與大理國往還，元滅大理，設置雲南行省。元史述：「至元十二年二月乙丑，朱福州團練使知特磨道農士貴，率知那事州莫天成、知吉州莫昌成、知上林州莫道賢州縣三十有七，戶十萬，詣雲南行中書省請降。十一月丙子，朱福州宜三州總管谷從成，沿邊巡檢使廣西節制軍馬李維屏等，詣雲南行中書省請降」。元史授恩傳：「至元十四年遷廣南西道左右兩江宣撫使兼知新使」。可見這時主、右兩江廣大流域已歸雲南統治，但是這個區域原屬廣西，因此引起廣西官吏的爭執。姚燧汝善集卷十六汝格神道碑詳載爭執的經過，自後主、右兩江流域復歸廣西，而特磨道仍歸雲南，設為廣南西路，立宣撫司。元史張立道傳：「至元十七年恭臨安廣西道宣撫使，二十二年又兼兩江農士貴、岑從成、李維屏所部戶二十五萬有奇，以其歸降有司」。至元二十二年（即一三八五年）劃分廣西雲南疆界，以二十五萬戶還屬廣西，僕人支系有屬雲南，也有居廣西的因而分割開來。明改廣南西路為廣南府，領土宜州，仍屬雲南管轄，清因之。

景泰（一四五四）煙南誌載：「廣南府多僕人，世傳為僕智高之後」。今廣南「僕」人有土司，世代相傳，至解放後才取消。清職貢圖載：「僕人，今廣南、廣西、臨安、開化等府有此種」。今日「僕」人皆集中在文山專區（前開化、廣南兩府），蒙自專區（前臨安府）有少數，又載：「僕人喜棲居，男子以青藍布纏頭，衣短衣，婦束髮裹頭，短衣密紐，繫細褶褲，著絨

花履」。續清海誌稱「僕人，女勤耕織，慣挑棉錦」。此外關於「僕」人婚喪習俗的記載，都和今日的「僕」人情況相同。

理山阿猛「僕」人相傳祖先由臨安府遷來，馬關、麻栗坡「僕」人在當地居住十多代，相傳從廣西遷來，先到廣南，經西畴到馬關、麻栗坡。

「天保」人從廣西天保（今德保）、睦邊、靖西等縣遷到富寧，最早的遷來五代，最晚的八年，多因逃避兵役而來，而富寧人口較少，土地肥沃，最初來的人從事挑担或做小買賣，受當地「土」族（「沙」人）歧視，被稱為「僕阿」（*noo-²noo-¹*）意思是「小僕人」。最初來的是天保縣人，以後從靖西、睦邊來的人，語言習俗與「天保」人一樣，也被稱為「天保」人，解放後就稱為「天保」族。

「黑衣」從廣西睦邊、靖西遷到富寧，遷來最早的有六十多年，他們還記得原來的地方都是自稱為「侬姓」的人。

「隆安」人從南寧和桂北遷來，約四、五代之久，現在還和老家往來。一部分自稱為「侬姓」的「隆安」人種甘蔗、莖蔗為生，所以被漢族稱作「蔗園」人或「蔗園」人，解放後就稱作「蔗園」族。事實上，自稱「侬姓」和「僕安」的「隆安」人是一樣的，而「蔗園」話屬廣州方言系統，習俗亦不相同。

根據歷史上的記載和遷徙情況看，「僕」人是住在今日雲南省吏南帝和廣西省西部的人，由於統治者劃分疆界的結果，把他們分割開來，現在在廣西的「僕」人都已改姓僮人，而在雲南的仍稱「僕」人。「天保」、「黑水」、「隆安」原非雲南土著，都是近代從廣西遷徙而來的，

3. 人口分佈

「僕」人人口共約二十萬，其中文山專區有一九五〇八人，蒙自專區有四二九六人。文山專區「僕」人人口分佈情況如下：

廣南縣有八七三九四人；硯山縣有四三九〇一人；文山縣有一八二七五人；

馬關縣有一六三六〇人；麻栗坡市有一四三〇一人；西畴縣有一一三〇九人；

邱北縣有二九〇九人；富寧縣有六五五人。

「僕」人分佈在文山專區八個縣市，以廣南和硯山比較集中，佔「僕」人總人口三分之二。硯山「僕」人佔全縣人口百分之三十二，廣南「僕」人佔全縣人口百分之二十五。廣南「僕」人聚居於縣境中部和西部幾個區，和聚居於硯山東部的「僕」人連成一片，成為比較大的聚居區。

各地「僕」人大都聚居於水邊與區、部份和「沙」人雜處，漢族居市鎮，彝族和「普拉」在山坡、苗、僮族居山頂，這種垂直分佈情況，是歷代反動統治者民族壓迫的結果。

「天保」人口有一五五三〇人，其中九七七人在廣南縣境，其餘散居在富寧縣各區，佔全縣

人口^{42%}以縣境南部與睦邊接壤之二區多貢鄉為較集中。「黑衣」人口近一萬七千人，除四百人分佈於馬關縣外，全數散居富寧境內，縣境南部比較多。「隆安」人口約五千餘人，也散居富寧各區。三個單位都散居在「土」（「沙」）人和其他民族當中，沒有單獨聚居的自然村。因為「土」（「沙」）人是本地的土著，已佔據水邊堤區，後來遷入的只好到山坡上較壞的地區去。大體上「天保」多堤居，部份山居；「黑衣」只有部份堤居，多數在山坡上；「隆安」山居的較多。四個單位分佈的地區在雲南省之極東南角，當南盤江上游的東南部，北緯二十三至二十四度，東經一〇四至一〇六之間。西部地勢較高，海拔約一千五百公尺，東部漸低，與廣西接壤的富寧剝隘鎮在五百公尺以下，境內有普廳河，向東流入右江。除現山至文山有幾十公里的公路外，大部份地區交通不便，運輸困難，從專署所在地文山到廣南、富寧，需時六、七天。因此貨物多由廣西百色經水道運到這裡反較方便，而與廣西的經濟聯系反而密切了。

二、語言

「僕」、「天保」、「黑衣」、「隆安」四種話都屬於侗傣語族僮傣語支中的桂西僮語南方言。

以桂西僮語自治區南寧龍州僮語和雲南西畴「僕」話作比較，可以看出以下幾點：

1. 語法結構基本上相同

①主語+謂語+賓語。例如：我+吃+飯。

②被限制詞+限制詞。例如：花+紅（||紅花）。

③類別詞+名詞+指示代詞+動詞+（的）+人稱代詞。例如：件+衣+這+是+（的）+我（||這件衣是我的）。

又聲母

①語音特點保留有ph、th、kh等吐氣聲母。

②比較五八四個同源基本詞，同聲母的有四六二個，佔79.2%；不同聲母的有一二二個，佔20.8%。

③不同聲母的有對應規律，例如：西噶「儂」語「日」、「子」在龍州僮語都讀作「上」。

3. 韻母

①韻母系統大體上一致，例如都有ai、aa、au、aa'u、am、aam、an、aan、aŋ、aaj、ap、aap；等長短元音的區別。

②比較五六〇個詞，同韻母的有四三一個，佔77%；不同韻頭或不同韻腹但同韻尾的有一三

〇個，佔21%；不同韻母的有九個，佔2.8%。

③韻頭或韻腹雖有變化，但大多有對應規律。

4. 比較五七四個詞，同聲母、韻母的有三百五十三個，佔61%；同聲母而不同韻母或同韻母而

不同聲母的有二二一個，佔^{37%}，其中大多數有語音對應規律。

六聲調都是六個，調值雖不同，但調類大体一致。例如：

禪 殺 布 死 水 下 新 蕩 得 驗 有 位 天 虎

西曉僮語

KhAɿ KhAɿ PhAɿɿ hAAɿɿ nAmɿ loɿɿ nIAWɿ bAAɿɿ dAɿɿ nAɿ mɿɿ juɿ fAɿ Ɂwɿ

龍州僮語

KhVAɿ KhAɿ PhAAɿɿ hAAɿɿ nAmɿ loɿɿ nIAWɿ bAAɿɿ dAɿɿ nAɿ mɿɿ juɿ fAɿ Ɂwɿ

根據以上的比較，雲南「僮」語與廣西龍州僮語只是方音上的差別，同屬僮語南部方言。桂西自稱「侬」或講「僮」話的人很多，他們現在都是僮族。「僮」語與「沙」語是方言上的不同，但經過一些時候的接觸，也可以通話。

「天保」話與桂西僮語只是方言上的小差別，例如：

褲 殺 頭 鬼 蛋 菜 魚 手 水 風 飛 得 天 左

「天保」話

KhVAɿ KhVAɿ thuɿ Pheɿɿ khjeɿɿ PhjAɿɿ PjAɿɿ mɿɿ nɿɿ nɿɿ bwnɿ dAɿɿ fAɿ ɁAɿɿ

德保僮語

KhVAɿ KhVAɿ thuɿ Pheɿɿ khjeɿɿ PhjAɿɿ PjAɿɿ mɿɿ nɿɿ nɿɿ bwnɿ dAɿɿ fAɿ ɁAɿɿ

「黑衣」話與「天保」話極接近，富寧縣消舍鄉「天保」與「黑衣」雜居，彼此通話無阻。我們曾邀請硯山「僕」人蔣部與「黑衣」人交談，彼此可以通話。「黑衣」話與西疇、硯山等縣的

「僕」話相差很小，舉例如下：

褲 殺 瓦 英 新 水 下 薄 得 驗 有 住 天 亮

「黑衣」話

khAɿ khAɿ thAAɿ PhjAkɿ mAwɿ nAmɿ loŋɿ bAAɿɿ dAɿɿ hAɿ mɿɿ juɿ fAɿ swɿ

西疇「僕」話

khAɿ khAɿ thAAɿ PhAkɿ mAwɿ nAmɿ loŋɿ bAAɿɿ dAɿɿ hAɿ mɿɿ juɿ fAɿ swɿ

「黑衣」話和「天保」話都有 Ph、th、kh 等吐氣聲母。

「隆安」話（自稱「僕安」的）與「沙」話及「僕」話都有一定的距離，它的語音變化是

介乎「沙」、「僕」話中間而比較接近「僕」話的一種方言，所以也把它歸入在僮語南部方言裡

面。以「僕安」話與桂西僮保僮話比較如下：

褲 殺 蛋 頭 鬼 菜 魚 手 水 風 飛 得 天 左

「僕安」話

vAɿ kAɿ ʒeiɿ ʒAuɿ mAɿɿ PhjAkɿ PjAɿ mɿɿɿ nomɿ ʒomɿ mind nAɿɿ mand ʒuɿɿ

德保話

khA 1
khA 1
khjeit
thu 1
pheid
phjak 1
pjaV
muɣ 1
nom 1
lam 1
bwn 1
dA i 1
fA 1
ou i 1

三經濟生活

「隆安」話有 ph、th、kh、tsh 等吐氣聲母。

四個單位都以農業生產為主。「儂」人沿水而居，主要種植水稻（紅穀、糯米），即部份山居的也耕種梯田，種水稻和旱稻。「天保」多填居，種水稻，山居的種包谷。「隆安」以種包谷為主，次為旱谷，水田很少。農作物除稻子，包穀以外，有蕎麥、麥、豆類、高粱、小米、木薯、蕃薯、洋芋、花生、青菜、蘿蔔、辣椒、瓜類等。經濟作物有棉花、甘蔗，山區有杉木、桐樹、茶樹等。部份自稱「佈紅」的「隆安」人種甘蔗為主，每家種七、八畝，多者二十多畝；其次是包穀，每家約有四十多斤種；沒有水田，旱田也很少。

生產工具有犁、耙、鋤頭、柴刀、鐮刀、斧頭、彎刀等。犁有二種，有鐵板的用以犁田，可以翻土，犁山地的沒有鐵板，只有鐵齒、木齒兩種。「儂」、「天保」生產工具比較齊全。種甘蔗的「隆安」人有榨甘蔗用的石碾。解放後儂人有了水車。

在耕作技術上「儂」人比其他幾個單位進步，但落後於當地漢族。解放後「儂」人學會了精耕細作，五犁五耙。「天保」人種水稻三犁四耙，旱田二犁三耙，而解放前只是一犁一耙。「黑

衣」種包穀鋤草二次，開始選種。以前只鋤草一次，解放前都不重視積肥，有的用畜糞、草灰作肥料，有的全不施肥，沒有用人糞作肥料的習慣。嫌糞；現在學會積肥，大部份地區用人糞作肥料。收割時，「儂」人割在離地二寸的稻根上，放在田裡曬乾，二、三天後才收回；「天保」人割在稻穗邊，稻桿留在田裡，這種習慣是和桂西僮族一樣的。沒有打穀桶，僅豎立木板一塊，打穀在上，穀粒落地，工具方法比較落後。用牛犁土，水田用水牛，山地用黃牛。

由於生產技術比較落後，作物產量也不及當地漢人。「儂」人種水田一畝下穀種五斤，上等田每畝產量六五〇斤，中等田五百多斤，下等田四〇〇斤。「天保」人水稻產量比較低，水田每年只種一次，有的水田在收成後排去田水變成旱田，可以種一次小春（麥子或豆類）。平地種包穀一畝下種五斤，山地須下十斤，每畝產量平均約三百斤左右。「黑衣」耕地貧瘠，生產力較低，旱穀每斤種籽收成十斤至二十斤，有的收成還抵不上種籽數量。包穀每斤種籽收成三十斤至五十斤。「黑衣」和「隆安」還有一部份輪耕地，開荒以後第一年種棉花，第二年種旱穀，第三年種包穀，然後休耕八年至十年，種甘蔗的「隆安」人有榨糖作坊，用牛力拉石碾壓榨甘蔗，使糖液流入鐵鍋，熬煎成紅糖。一鍋糖一般需三鍋糖液，一天只能熬成四、五鍋糖，每鍋約三十斤。

男女都參加主要勞動，婦女勞動力比漢族婦女強，會犁地耙地。男女也有一些分工，婦女多從事拔秧、栽秧、薅秧、鋤草、割禾、種棉、飼養家畜、紡織、做飯、帶孩子等工作；男子犁耙

田地、挑東西、鋤草、割四岸、砍柴草等。農忙時候婦女也犁耙田地，男子平日也幫忙料理家務。
「天保」婦女勞動比男子多。

副業主要是飼養豬、雞、鴨、牛、馬等。牛以水牛為多，山地亦養黃牛，馬用以馱物。婦女會紡織，多從外面買來棉紗，自紡、自織、自染、會紡花，手藝精巧，有刺繡指帶，須用一兩年的農閒時間才能完成，最好的指帶價值一頭牛。「農」人每個村寨有織布機兩三架，可以借用，不必付租，每家種棉花織布，可以出賣一部份。有本族的鐵匠、木匠、泥水匠，都是副業性質，鐵從外面輸入。此外還編竹器，編蓋房子用的草蓆，農閒時砍柴草出賣，解放前賣零工以補助生活。一般不打獵，靠近水邊的人捕魚吃。

四個單位都沒有脫離農業的商業經濟發展，沒有專業商人，在所有的街鎮上，都是漢人居住，而環繞着街鎮的四圍農村，又都是「農」人居住的地區，本地區已經形成了很多交易中心，兩個交易中心之間相距不過三、四十里，在鎮和比較大的街設有小店鋪，除了街日以外，平日也進行交易，此外還有初級市場，有固定的場所，每逢街日進行交易，這些市場都掌握在漢人手中，開設店鋪的是漢人，每逢街日漢人私商巡迴到各個街上做生意，出售日用品，收購農產品，從中取利，解放前漢人私商進行不等價交換，「農」人流行一句話說「和漢人交易只有漢人吃虧」，可見過去漢族商人對他們的欺詐剝削了，他們在農閒的時候做些小買賣，如煮耙耙、買賣鹽巴等，

平日赴街賣出農產品、副業產品和家庭手工業品，換取農具、布疋、鹽巴和日用工業品。多與漢人交易，有時也向本民族及其他少數民族購買自己缺乏的農產品，種甘蔗為生的「隆安」人以蔗糖換取糧食及其他物品。

四個單位都進入地主封建的經濟階段，但除廣南「儂」人地區以外，硯山及其他地區「儂」人以及「天保」、「黑衣」、「隆安」三單位內部雖有地主富農階級，但土地還不大集中。廣南「儂」人地區由於「儂」土司的管轄，佔有大量土地，「儂」人都在他的管轄之下，作他的佃戶，至解放後才廢除「儂」土司的土地所有權。硯山「儂」人地區土地多為漢族地主佔有，少數「儂」人依附於漢族封建地主，通過反動的政治力量的壓迫和地租高利貸的剝削而集中土地，成為地主，但在漢族的封建地主重重包圍下，「儂」人沒有產生大地主。「儂」人人民過去多租種漢族地主的土地，做漢人地主的佃戶，很少有自耕農，許多「儂」人要租種地主的土地，如硯山縣一區阿猛鄉臨安寨「儂」人十六戶中，有貧農四戶、僱農二戶、佃中農九戶，反革命份子一戶，他們都租種有猛街漢族地主傅新伯兄弟的田地。「天保」地富比「儂」人更少，如富寧縣渭舍鄉者半寨二十二戶「天保」人中有中農一戶、貧農十三戶、僱農八戶，除該戶中農有旱田三十斤穀種外，其餘的全都沒有田地，解放前多向漢族地主租種水田，向「土」（「沙」）人地主租種山地。「黑衣」人大多租種「土」（「沙」）人地主的山地。「隆安」情況與「黑衣」類似，但在個別地區土地為本族地主所有。

地租多採實物地租的方式，一般是對分租，即農民僅得收入的一半，另一半為地主所佔有。

有些地區四、六分租，即地主佔六成，甚至有三、七分，地主佔七成的。山地租額大多採定額制，即不論收成多少，規定交一定額的租，亦有分租制，地主佔三成到五成。租田時，佃戶須先付給地主押金，佃戶轉租或退租時不退還，新佃戶須再付押金。如果欠租，就按所欠租額計算利息，半年利達百分之百，如果所欠租額達到押金數額時，地主就收回土地，轉租給別人，無償勞役的剝削也很重，佃戶須給地主幫工，如種地、舂米、砍柴、挑水等，只能吃兩頓飯，不給工資。天保「農民」一年要給地主做工二十多天，「黑衣」農民租種地主三十斤穀種地每年要做工二十多天至一個多月，每逢年節要送禮，過年時要送給地主一斗糯米、五升好的穀子、餌餅、鵝、鴨等；三月送地租七月半送紅糯米飯。地主家有婚喪大事，佃戶必須幫工、送禮。佃戶養的蜜蜂和種的蔬菜，地主可以隨便採摘。地主到佃戶家催租，須備酒殺雞款待，還要給草鞋錢，否則地主收回土地。此外還有牛租，租一頭牛一年三百斤穀子，生三頭小牛佃戶只得一頭。

高利貸也是地主剝削農民的重要手段之一，四月栽秧時借出，八、九月秋收歸還，利息百分之一百至二百，最高達百分之四百。馬關縣「僕」人林超貴借漢族地主八斗米（約七十二斤），五年之後還本利二十多担（約一八〇〇斤）。逾期不還利上加利，佃戶無力償還就以田地抵償。

社會組織

「儂」人在解放前尚有土司，廣南儂土司統治「儂」、「沙」和其他民族，勢力很大，從廣南一直到硯山、邱北和文山。

四個單位都有寨老制的遺留，現在許多村寨在寨子中共有一所小房子，稱為老人廳，四十歲以上的人都還記得這些事情，以前每個寨子由幾個年紀大的人管理寨內事務，如主持祭祀、排解家庭不睦、打架、分家等糾紛，議定處罰偷盜辦法等。上了五、六十歲的人就可以當寨老，年紀最大的人說話最有力，他們的威望很高，得到羣衆的擁護。老人廳是寨老們議事的地方，廣南「儂」人不許婦女進老人廳，這種寨老制是本民族原有的社會組織，和桂西隆林一帶僮族的寨老制是一樣的，外來的統治勢力侵入以後，寨老制就和反動統治勢力地主階級相結合，地主就是官吏，也是把持着本寨一切內外事務的寨老，到了後來，寨老制逐漸與宗教結合，成為一種全寨性祭祀儀式的宗教制度，老人廳、土地廟和龍樹同為羣衆祭祀的對象，麻栗坡「儂」人地區的老人廳供奉神農氏牌位，每年同時祭祀老人廳、土地廟和龍樹，祈求豐年。

「儂」人村寨聚族而居，部份和「沙」人雜居，其餘三個單位與各族雜居，以村寨為單位進行共同的社會活動。四個單位彼此通婚往來，除地主階級外農民與漢族通婚的很少，絕不與苗、瑶、彝等族發生婚姻關係。